推篷寤語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原教篇下

原因果之教

人知天地之爲天地而不知父母之爲眞天地蓋人賴父母一點精氣交媾而成頃刻之中富貴貧賤壽夭與夫昏明强弱之資稟俱定於此不可移易父母於此事通曉則其子嗣於此事獨明良子之孚必易爲箕良治之孚必易爲裘非待有所强而能也今人有

一生讀書不遇而其子竟取科第者非必天以此償之也實其有生之初於此筆翰之事獨明了也獨能明了以故取青紫亦易然矣然則父母之為子計久遠者豈可不自已之修為始之而子嗣承其祖父之業亦思所以竟其未了之志哉

因報之說出於釋氏其理似無而實有吾將譬之如寤時之想性所存也寐時之夢亦性所存也夢中所為之事皆平日之所習為所見之人多平日之所習識人處世間偶經耳目尚存性中不失況今生結緣既熟其為來生張本無疑心之根本為因心之所起為

長洲吳曜書　馬恩刻

緣所成爲果惡緣妄緣可以除去善緣眞緣可以封殖白公詩云前歲種桃核今歲爲花樹其理不爽

釋老尊重彼教不啻萬鈞儒者之於吾教反不相及或以字紙踐踏者有之宋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戸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嗟嗟雖不必覬報而然理固當如此已

人有樹藝之功則有采收之效自然之理也樹藝者卽因采收者卽果故釋氏謂之因果吾聞爲其說者曰

世間法相或容規求規避出世間法妙如影響之應形聲決定無差又曰在陽之報疎而速在陰之報密而遲雖不可測知但現今處世亦有因果爲善降祥爲惡降殃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

佛家謂種瓜得瓜種菓得菓故謂之因果予舉所聞數事以證有一村嫗誤跌其孫其子驅之入水死明年其子夫婦方出其孫熨火延其衣立焚幾燼夫婦奔歸救之投諸水亦死有一豪士謀其姻家之産得之居處不數年更爲伊姻家所謀有一子壻早孤得其婦翁資力甚盛既而乏嗣竟死貲産爲其子壻所得

不異得於婦翁云噫現前報應不爽毫髮觀此可以警也夫

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種穀種雖因地非雨不生洎至穀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今之受恩者不惟不以恩報而反報以讎可怪也殊不曉天理昭彰人心難昧故感恩之人最爲近道非感恩便能近道即其感恩一念之仁而其平日履踐可知矣

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大抵臨財多至吝嗇真實樂施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李謙者富室也歲歉出粟千石貸人對衆焚券全

活萬計或曰子陰德太矣公曰陰德如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足為德然則樂施濟人當施於不報之地若今日行善明日覬報又何功德之有

東坡與朱鄂州論不舉子書云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産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輙馳救之量與衣食全活非一既

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為子䙝亦不肯以此知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今時浙中亦有此風不特岳鄂也是在長民者一加意禁戢全活無限其陰德尤十倍於全活壯夫也

人處塵勞不能無短然短自其短于我何與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則其短終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語彰之則其語不免傳播開望自此減素守自此隳詰此之由咎當誰執是以君子不談人之短

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

福報顯於將來

德之與福其機相爲桴感若無德而受福則福亦禍也有德而受禍則禍亦福也國語云德福之基也無德而受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有日矣君子不可辭禍而徼福宋人之犢塞翁之馬豈可常理觀哉

天道福善禍淫殃慶各以類至間有爲善得惡爲惡得善或者修省之念從而怠焉是未明夫熟與未熟之論耳道經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爲爲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

時而大嘗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

天地之間惟一感應心吾心也無欠無假感之在我應之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禍感而爲應應復爲感循環無端各以類至心與道混隨感隨應使人人果能以善爲感感應根則諸福之物皆其心官主之奚必外心而求之冥漠之間哉

用知如水水濫則溢用勇如火火烈則焚故知勇有時而困也或有因之以自害者語有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又曰不戢將自焚也故多而不溢積而不焚者

其惟君子之德乎故德善積而不苑其德彌積其服彌廣其行彌遠而不困

凡人有吉氣則有凶氣與俱凡人有福氣則有禍氣與俱有生氣則有死氣與俱但所顯見有先後耳故曰福兮禍所倚利兮害所伏非寓言也蓋天地間善惡二氣常不相離受一種好氣必有一種不好氣帶來故古有三尸蟲之說謂魂好生魄好死每伺人過惡以報上帝令人速死故福過災生利盡害至者非偶然也君子兢兢戒謹扶陽抑陰正欲抑退是不善之氣耳若窮欲滅理是使三尸跳梁而萬神悲泣豈非

速禍之道哉

世有信口語而語不𢶍信意爲而事常勝不可與言心量才量也豈其識達群類智周萬物而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量何所依吾常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絲毫之差非有神見葢常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之口體之奉内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鷄犬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已則身安福備乎衆則家齊以至爲國爲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世之昧者不

責已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瞶者咎聲之不及乎耳瞽者咎色之不及乎目何愚之甚哉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還有於自已分上做得些工夫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來人世浪走一遭於佛經所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之說皆蹉過也不亦可惜耶

唐夔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隲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

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奪魁天下及嚶使君詢旬

陰德旬乃出三慳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

錢第二囊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囊有萬數小錢

乃旬詳讞罪囚有從死罪正爲流罪者卽投一折二

錢有從杖罪而決放者卽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荒行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糴則與米無米

則與飯又無飯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一道人以

銅錢一百二十爲糴米一斗天福云道人要齋糧當

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

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
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又起賑濟倉平糶
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父子皆請鄉漕
季芳名蘭孫補入國學後登第官登太常亟賑貧之
報厥有明徵如此

大梵天王太子語父母曰金銀琉璃水精硨磲碼碯明
珠寧可藏乎況一切財業非是真實水火盜賊公家
惡子五家有分耳可濟貧乏之予愛五家有分之言甚
達而暢爰著而存之

人可昧心不容昧心可昧理不容昧嘗見世人生平所

爲不善之事至死卒現眞性能自道其事或因惡疾以示戒或道所見兇惡之相及平時隱匿之事皆眞性所自見禪家所謂藏於八識之底者是也嘗見一老嫗匿其主母之物徑三日忽患熱症呼其子謂曰我因盜物有人擊我物在石榴樹下計若干其子於石榴樹下果得物如其數送還其主少時嫗病已痊人之處世善惡由心善事如江海潮波來無形影去無根源惡有速報如天地產物是處皆應可不愼之聊記近事一僧人以印經至南都頗攜重貲偶贖水雞放生爲漁者所窺引之曠地從後一擊而斃漁者以

其貲十之一首於官云自道中拾得官遂給之去既而其僧從繼至蹤跡之傳言有一屍環蹲水雞晝夜叫號或其人也訪之良是聞於官官曰必前日首銀者也擒之不假訊而服遂抵罪夫漁之盜貲得自游僧自謂人莫予覯矣孰知水雞無知之物迺復爲之雪冤其必有宰是者矣噫善惡之速報也如是

唐李登者年十八爲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乞入冥爲勘當此生如何法師上章梓潼祠伏謁見梓潼命吏示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

作狀元三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
事雖不諧而繫其父張燈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
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
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
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
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
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
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後之士人可以
戒矣

龜城祝期者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真者譏笑

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於門地才具出巳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駔儈也或曰其弟不良其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貶刺之中此猶細故也人小有過惡則旣播揚之又增飾之以無爲有以一爲十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不得巳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至於面折衆辱之又從而告訐之非徒待他人如此也雖巳之族黨亦不免焉目其父母爲頑嚚目

其兄弟爲管蔡非止於身爲之也或教人興訟已則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已則辨證之所習既久不知其非中年得舌簣之疾大約歲疾五七作每作出血一二升後以手探舌出以爪犁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觀者千百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不可作也舌枯不食而死噫作是業則有是報人愼無滋口業哉

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常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鏻使巫徐彥視鬼宮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爲對鏻信而殺英時英久典閩兵軍士恱附聞英冤死無不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鏻發兵救之軍既發乃逗遛不

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鏻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得之臠食立盡初文傑造檻車自出新意車中周植鐵鋸内向令囚不得轉動動則爲鋸所刺至是身自嘗之

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時有刼賊五人事敗繫獄且言曾與僧人自成爲黨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追出僧言實未嘗爲盜若水於此從輕可矣而乃堅執賊語爲實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皆裂而卒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驅使耳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

日若水亦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誥

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死喪殆盡無復

遺類嗚呼若水受禍不亦甚酷矣哉聞之先輩云居

官不可輕殺道流於此事益信

訟獄多冤最宜加恤余誦張佛子傳云張佛子名慶多

嘗司獄以矜愼自持好潔獄一應囚具必親滌至暑

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

司獄爲職若不加恤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藥

卧具必加精潔慶故無子妻四十九歲病而夢神

告以陰德之故始育子亨補三班借職孫有六男子

三同發黃棠牓二預薦開封長孫之二子亦同登霍端友牓云信乎天之施報善人如影響哉

昔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當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為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但人偶有災耳甲何預焉甲聞之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鵂鶹或遇諸

塗無不急走遠避此非由先世夙因何以致然

予觀諸書載虎倀一節因思虎既有倀何人獨無爲憶一事記此有人善爲盜率以四更初往五更中歸以爲常不爽時刻其妻問之曰每旦時有鬼喚我同去去正與夥會因爲盜而歸其人卒爲邏者所擒下獄死焉知虎之倀不爲盜之鬼盜之鬼不爲虎之倀耶且聞自縊投河身死諸鬼率以時日覔人代替然後得脫化然則盜之鬼焉知不爲求代替之魂而求代替之魂焉知不輔生人之爲盜者耶是故人當念念以正善念起則善類輔之惡念起則惡類從之善類

多則福應惡類多則禍徵

燭遇暗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則成載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當自立抑下而取功則有意存乎其間功未必立而禍先之矣王咨爲四川都轉運使摧井盡令井户承認大額合認五十斤者必令倍認百斤井户皆至破敗咨亦暴卒

陳元植初有家道好行陰騭禽獸亦蒙其恵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逢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獸亦不畏懼一夕夢有緑衣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以一物與元植且謂之曰爾有陰德及

物爾壽命短促以此物延爾壽覺後飲食加增於常年九十九歲一旦袖有一物投地化爲緋衣人拱立於前曰君壽不逾四十爲有陰功是以延爾壽今須歸常理倏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訣別而終世傳放生可以延壽此亦可驗云

行仁者生種陰德者生好生者生濟人於難者生暴戾者亡好賄者亡尚勇者亡好勝人者亡故于公之治獄盛吉之平恕竇家之五桂王氏之三槐其所行有生道焉故澤及子孫享福綿遠由此言之則雖庭樹不來白鵲之乳王祐不手三槐之植亦自可必也始

皇之二世項氏之烏江鄧通之銅山董卓之郿塢其所行有死道焉故身及於難禍及子孫由此言之則雖山鬼不呼祖龍之死許負不相騰蛇之入亦未可保也嗚呼惡已之亡其亦惡人之亡好已之生其尚好人之生也哉

上帝好生惡殺凡殪生而殘命者皆天之所惡皆謂之逆天今人往往輕於殺牲如牛羊犬豕雞豚之屬視以爲應殺又取諸原禽野獸海錯山胗登於鼎俎極諸異味不知殘害物命雖食晉他人而咎歸一已觀蘇子魂飛湯火命如雞之語殊可憫也且聞諸縉紳

云光祿日充內膳者惟羊豕鵞雞他無異品今羊豕可市而得所少者惟雞鵞而已若日宰充食殊爲踰分與玉食等故雞鵞無故雖不頻殺可也

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謂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徒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啖如以人之食肉謂爲人而生物則蚉蚋之嗜膚虎狼之食人亦爲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爲有知也雖然豈特食客千人即千古以來能知萬物與我爲一而不忍食者幾何人哉

蜀社章生於富貴凡烹割之事皆躬視之後家道陵替無以爲生爲人屠劊以就口食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性嗜肉味日嘗不足及以罟取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不足度日恓惶無聊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噫天道好生惡殺而斯人以殺爲心其受報也固宜

昔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

耶面前露柱亦自無生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斂仲再發心於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惟句

妖祥之象禍福由人人之平生不論貴賤婚嫁筵宴寧免烹割積日累歲或命逢惡曜身犯災危則當謝過禳愆豈宜再傷物命今人有病患更多烹割以充祈禳是益其過也倘人以人而賤畜則天以天而賤人矣暴殄天物祭之誰享皇天無私唯德是輔能返躬則應有餘矣賓閣讓法論云鬼神得佛經聖號則脫血食幽冥鬼趣未能免俗者請事斯語

牛大畜也生則引犂以耕引車以載及其入屠肆也皮角骨肉皆盡於用而穀入太倉駕稅長途不言功焉傷哉劉禹錫嘆曰所求盡矣所利趨矣員能霸吳屬鏤斯賜斯既帝秦五刑乃具長平威震杜郵已死陔下敵擒鍾室就誅用盡身殘功成禍歸然哉予悲牛之不得與駑馬齊驅黔驢同鳴也因著於此以附遠庖廚之義焉

衆生皆有知惟蛇爲最又性毒害有仇報之思焉嘗聞廣中有一儒生挾弓弩出郊外見赤蛇弩之矢貫其腹既歸蛇尾其後有人報生生急走書室中避之蛇

飛穿幰而入爲矢所挂而免又有一商客他所見蛇
斷其尾客去三年復來蛇入客臥内環帳外尋孔而
入止有帳頂一孔蛇入首而尾不得入爲尾斷而結
痂成骨朶也不然彼二生者幾不免矣俗云殺蛇不
死留害又云殺蛇須火其骨否則骨刺肉亦能傷人
慎之然何如不殺之尤善也

勸善書云宋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内蠅輒取出用乾灰
救之如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
書判一蠅抱筆頭不得書逐之復來官疑有寃再閱
出之董邪之救蟻江上後繫獄蟻領群蟻穴獄垣董

遂得由穴而出夫人苟專發一善念專行一善事至於久久不衰則其福應未有不確然者

古之好殺人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白起之殺降吳起之殺妻孫臏之殺姬是也非獨為將也李斯之督責父子同戮商鞅之嚴刑車裂以狥周興之慘毒卒流嶺表李廣殺降身雖僅不封侯而至陵遂亡其宗寇忠愍之貶丁謂當國欲貶崖州已乃擬雷州丁之貶馮相乃擬崖州卒殞其軀亦可畏矣曹彬為將一不妄殺以祿位終郭子儀再造唐室未嘗妄殺終享壽考厚福莫與倫比噫天報不爽特著其

略以示鑒戒云爾

附輪迴

形識相禪理固難明今著佛氏之說之近理者宗鏡錄云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識捨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佛言如有丈夫著堅甲冑馬疾如風乘以入陣干戈既交心亂墜馬武藝勁捷還即跳上識棄於身速即受身棄一受一亦復如是又復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手足面目及諸形狀與人不異體質事業影中皆無無冷無熱及與諸觸亦無肉骰及與言音識棄故身未受新身相亦如是

寶積經云彼識欲移猶如睡人夢見諸事然此識不從咽喉及諸孔出其識亦復如是不求諸孔復問諸卯不破其識云何移徙佛言譬如以瞻婆花薰麻善熟然後壓油而言此是瞻婆花油然彼花香不從麻邊求孔而入因彼花麻二和合故其香從徙此識移卯亦復如是復問此識移徙善不善業其事云何佛言猶如種子擲置地內生芽莖葉乃至花菓或色赤白或性剛柔皆業力成熟故

又云賢護童眞問物識捨此身隨善惡業遷受餘報其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谷入薝蔔林其風便

香經於糞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俱至則風香臭俱
兼盛者先顯風大無形香臭無質然風持香臭遷之
於遠此識捨身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
寶積經云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有取有受而住
或受福或受罪從於此世移於彼世猶如蜜蜂取諸
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坐花
上已樂著彼花取彼香味然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
天身受天身已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畜生餓鬼輪迴
不已予謂輪迴果報之說略具此數段究之可以懸
解

輪迴之說歷考載籍似可考信如羊祜之識金環文澹之取香囊永師後身爲房琯張衡後身爲蔡邕之類人之生死殆不可一律論有入輪迴者有不入輪迴者有爲鬼不託生者有卽託生不爲鬼者有復爲神明者有化爲異物者有受福報者有受業報者有少作罪過而陰律却重者有少造福緣而陰功特厚者萬有不齊陰陽爲炭造化爲爐豈可以常理測知哉

榮進之子兆於有生之初歷歷可記劉靜修先生之生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爲駰字夢驥黃縉晉卿之生毋夫人夢大星煜煜

然墜於懷後縉以文章大鳴一世　國朝胡忠安公濙常州武進人生之夕夢持三花者以一遺之覺而生公累官禮部尚書蔚爲一代名臣夏忠靖公元吉湖廣湘陰人其母將誕之夕夢數人舁一巨狼來家遂悟俄而生公累官太保戸部尚書人謂奎木狼神宿之下降云王文安公守子充浙之義烏人大父前夕夢五色芝產門楣翼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其餘以先兆而下生人世者不可勝數也故曰其來也有自其出也有爲

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

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人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然則前生之記誦後世猶易習熟修種之說豈虛語哉

凡四十八章

原養生之教

聖人以天地為法象明人身之安危天地之氣一歲十

二卦一卦六爻共七十二爻半陰半陽總候三百六十日陰消陽長暑往寒來故十一月復卦坤下陽生井泉即溫至於正月三陽陽氣平地故云內陽而外陰及乎四月六陽將盡陰氣下生則井底寒泉至於七月三陰平地故曰外陰而內陽也天地之氣相去八萬四千里日月週天動經一歲人於天地具體而微心腎之氣相去僅八寸四分元氣週流止於百刻故以子爲一陽生午爲一陰生七十二爻半陰半陽盈虛消息比之天地之氣特倏忽耳養攝生者吾之天地陰陽無愆則榮衛週密而六淫無自入矣

夫人應世之術非必盡廢諸事而後謂之攝養也特消息否泰而行之藏之量其才能而負之荷之若才不逮而强思力不勝而强舉深憂重恚悲哀憔悴喜樂過度汲汲所欲戚戚所患談笑不節興寢失時挽弓引弩沉醉嘔吐飽食即臥跳走喘乏懽呼哭泣皆為過傷此古人所戒之節也況風前月下竹徑花邊俯仰傷懷杯餘疎散或進退惟谷而干祿或衝煙冒瘴以求榮呼吸雜邪停留寵辱飲食異味荏苒暴患尤不可不知戒焉

外護其身如惜干霄之茂樹勿縱一斧之刃伐傷內護

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鋒穿破妙道之士當知二護之法有味哉其言之也君子修身慎行必須常存此意始得

善理家者忘其身善理國者忘其家何也爲富不仁則忘其身矣爲天下不顧家則忘其家矣聖人以肢體爲國以精氣爲民治其身而家無不齊治其家而國無不理

因馬念車因車念蓋趑趄囁嚅而未決寤寐驚悸而不安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兩腎中間白膜之内一點動氣大如筋頭鼓舞變化開闔週身薰蒸三焦消化

水穀外禦六淫內當萬慮晝夜無停八面受敵由是神隨物化氣逐神消榮衛告衰七竅反常矣噫業識茫茫安有止極是在人知足知止耳

人之始生其氣日向上升故齒毀復出髮剃更生志慮聰明日長及真精既溢之後其氣日漸下降初則便溺處毫毛次則兩脇下毫毛精神已虧於體矣又次則兩頰生髭鬚又次則兩頷生髭鬚而精神已虧於首矣然猶有精血充滿髭鬚毫毛尚黑迨至中年則精血不能充滿而顋頰皓素霜雪滿顛齒落不生髮落不出矣君子見其徵則知其內驗其符則省其中

而頤體養精惜氣存神雖若逐亡猶恐不及況縱欲以戕生損身以促命乎

人之胚胎賴父母精血凝結而成及至十月胎完則父母精血一點一點也用不著止做得一箇胞胎其中得父母一點神氣日漸長大其精血惡濁之物日逐翻出至十月滿足翻天覆地因地一聲脫胎出世其父母惡濁之氣還不能盡又去口血剃胎髮每月變蒸輪年疹痘至七八歲又毀齒更生然後體氣漸清知慮漸長別立乾坤自成造化漸至十五六歲再爲父母矣豈非天地一團至眞之氣所成乎人不自愛惜淪

於天札不能延年立命寔爲可惜

人之有身乃天地一點眞陽之炁也是氣也生於無形無象之先聚於無極太極之內父母未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未有此身即有此氣此氣運行周流六虛形以之而成心以之而靈耳目以之而聰明元神以之而運行五行以之而化生散之則混融無間聚之則凝結成形聖人知此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氣天下泰然將正而定矣

受天下之群實心莫若虛應天下之群動心莫若靜惟虛不爲物之所礙惟靜不爲物之所惑故必窒慾以

窒其慾懲忿以虛其心以之修身則無自不得以之
治性則無往不可寂然太定與道為一
天地之氣不升則不降不出則不入虛管溉滿捻上懸
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
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也善養生者能存其神則
氣自裕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焉盈天地間皆氣
也氣不為天地之所盜則為吾人之所盜長生久視
之術其要在此人顧損精以耗其氣何哉
墳素之書以心為身中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以此養生
則壽沒齒不殆主不明則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

以此養生則殃聖人以身爲國以心爲君以精氣爲民抱一守中心不妄用故精充氣住戰退百邪丹田有寶四大輕安修之不已內功外行乃證眞仙

長生之道莊子一段亦自好看如云黃帝問廣成子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善哉問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人果能無勞爾形無搖爾精長生之道可以無俟外覓

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朱子以為參同吐露還丹要訣在此恰不知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竅法金炁亦相胥等語亦是此意俱恐人以形相求之故交互其辭金不對木却以對性無不對有却以對上神以對德不以道對金以對炁不以木對恐人泥性情金木上下神炁道德而求要之只是鉛汞二字鉛不下沉汞不上飛只是交結在吾儒之道只是懲忿窒慾鉛汞自結也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此二語道盡金丹骨髓以道全者只是修性工夫以術延者只是修命工夫仙歌云若

還修性不修命總是神仙第一病若還修命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如此則修性修命修丹工夫俱不可少修性之法與二乘坐禪頗同修命之法只是頃刻結丹之妙修丹之法則有天元地元人元之分然總不過是收拾身心斂藏神氣二語耳道雖分三理只致一

古詩云超凡一句絕商量說破教君笑斷腸一切順違生死事莫令厭戀作心王大抵桑榆之景勞逸不同勞心者甚於勞力善爲心王者勞亦如是逸亦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弗以有涯之身供彼無涯之事

物生於天而養於天然人爲嗜欲所勝聲色之蠱勢利之狗燠寒之觸情炎於中形索於外天始不能司其養矣聖人作内經數萬言或防於未然或捄於已然無非補天養也嗚呼知養生之在我則知聖人之言之當鑒如迷慾不返則天且不能如之何况古人之陳言乎

血肉之軀未嘗無病鳥獸亦血肉也巢居穴處飽而後已何以無病馬牛鷹鷂亦鳥獸也乃亦有病何也以鳥獸未嘗受人羈靮而馬牛鷹鷂則羈縶在人故耳夫人勞心勞力爲治人事人之所役使安得不爲諸

疾之所侵觀君子見其始卽知其終善爲心王不爲形役病安從生

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此得之楊景明先生之傳云養生家日用之不可廢者余謂豈獨養生卽躋賢聖亦不過是語矣

身有毛髮處俱是精之走漏處頭之有髮精隨上越也眼之有毛精隨視出也鼻之有毫精隨氣行也頤頰之有髭鬚精隨口發也便溺之有毫毛精隨液動也蓋精發於竅氣亦從之其不及隨竅出者橫溢於旁

遂爲毛髮耳此最爲一身精神之徵皓素枯槁而不之惜何哉

身中六賊惟眼最緊身中隄防六賊亦惟眼爲最難故目中一見可欲則心君爲之奔逸馳驟不可復制善隄防者就於此處著力似有根柄陰符經云機在目吾儒序克復首曰非禮勿視心經序眼耳鼻舌身意亦惟以眼爲先蓋三教聖人俱以此爲至要

註列子者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安可以語道至於斑白則血氣既衰欲慮柔而體將休矣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

然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今之君子功成名遂霜雪盈顛而方且不暇聞道焉抑又何哉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頻好內則精竭務須時時閉目以養神日逐調息以養氣緊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此非惑於異端之教寔吾儒養生之常理耳

精存於目則其視明精存於耳則其聽聰精留於口則

其言當精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終身無患又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合文子之二語觀之人何可不愛精而遠欲耶

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夫鬬者非特鬬很纔有勝心卽自傷和學未明而傲養未成而驕志不行則鬱而病矣自暴自棄言不及義而狂矣大抵血氣盛旺之時難以制抑凡事當先知心是吾之靈明主人一切好欲欺侮凌奪肆恣者是血氣所使倘犯刑名災害則是靈明主人自受苦辱也嘗作此想

者自然漸成調伏

男子八歲而陽精生十六歲而陽精泄八八六十四而陽精竭女子七歲而癸水生十四歲而癸水降七七四十九而癸水竭予嘗驗之男子之壽多阻於六十四歲之外稍有不謹多生腫脹風癉諸疾多損壽元故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女子之壽多阻於四十九歲之外稍有不謹則多生崩淋中脘諸疾亦多損壽元男子能過六十八九女子能過五十三四則可躋上壽無難故知命者於此耗竭之時尤宜加謹此眞人鬼關挾也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五臟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

人生類以眠臥為晏息飲食為頤養不知睡臥最不可嗜禪家以為六慾之首嗜臥則損神氣飲食亦不可過多飲食多最能抑塞陽氣不能上升將以養生實以殘生也君子夙興夜寐常使清明在躬淡餐少食常使腸胃清虛則神氣周流陰陽得位此最養生之大要若肆志絪縟恣啖濃鮮殊非調護之宜矣

張南軒攝生四要云少思以養神少慾以養精少勞以

養力少言以養氣竊謂此四少人不能久持耳若久久行之則精氣神自充雖不煉養而煉養在其中若自少而至無至於無思無慾無勞無言此又向上一著久久不已可證天仙天何思何慾何勞何言

九華眞妃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彼其所言磨鏡之石決牖之術童面之經還白之法益精之道不過是寶精裕氣耳故曰上品上藥神與氣精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言語尚可見況臨大事乎大抵能慎保始終者卻疾延年老當益壯雖有貧富之異而榮衛沖融四時若春比之抱病而富且貴已爲霄壤之隔矣況能進進不已則非常人所可知也

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唐太宗問攝生術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已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呂許公

爲相問服食之法於任恭惠公公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悟耳謂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許公深以爲然觀此三說則養生之道可以懸解若夫煉服食以冀長生此則方士之妄談高朗之士愼弗惑焉

唐同州刺史孟詵致仕歸伊陽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竊謂善言不離口則德崇而德厚良藥不離手則病去而身康固長久之術也然口有善言又當身行善事物療身病又當法療心病不尤爲愈哉

國朝道林蔣先生偶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嘔血幾不

起先生乃謝醫藥借寓道林寺一室祇以一力自隨

閉目趺足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

津滿頰一片虚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痾

已涣然去體矣先生嘗曰某讀關洛諸書見得萬物

一體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静坐

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

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

隔

宋鼂文元公名迥字明遠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

娶得煉氣服形之法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膳以時而進旣畢卽徹若祭享然其言曰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如閒又云清勝於濁靜勝於動忘勝於思嘿勝於語性勝於情五勝習熟乃入道之漸門也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以為學道靈應之驗享年八十四而卒

宣和中一兵偶為車轢躄不能行遇一道人傳以少藥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遊天下訪求其人少致謝悃一日復遇諸途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多矣

誰如子者授以祕訣兵遂得道文中聞之詣兵問道

兵曰清靜是道簡易爲上文中頓若有省噫知清靜

之爲道與簡易之爲道何條他求

王邦叔侍紫陽爲弟子凡九年因至羅浮語及丹訣紫

陽曰自太極旣分之後一點靈光人人有分賢不加

多愚不加少盍去靜室中思我此語有所覺卽急來

邦叔靜思至夜紫陽詣其室扣門邦叔趨而出迎紫

陽笑曰吾一尋汝便見爾兩日尋他不得遂滅所執

之燭而退邦叔大窘坐至五更大悟通體汗流待旦

以頌呈紫陽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迹水天平箇

中誰唱眞仙子聲滿虛空萬籟清紫陽問曰誰唱誰聽邦叔遂荅一詩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鏡明澄靜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人睡定覺來紅日正當中紫陽遂出金丹圖傳之邦叔止羅浮三十年坐化

附胎育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古之制也今人以病男羸女爲不了而畢姻或男女病患新瘥以吉日之迫而結婚病蛾無能繭之蠶破蘂無結實之菓少年子女三

關情逸丑神志蕩房中分外業種成胎或侏儒不振或巨首瞠目雖具人形實無聰慧其次學道行婬執法無戒咤鬼驅神產男生女望之不似余實見之每爲憐憫

受娠之後始終無犯則胎氣眞純忽有靈光入夢或有瑞氣相憑而生聖賢君子是以古今史傳分明五祖山誠禪師慕蘇老泉而爲東坡學士武夷丹士投眞漆匠之家而產西山先生嵩高道者受史衛王之供而出嵩之丞相凡投胎奪舍之靈常有神童茂異之士故胎教之法使孕婦常覩良金美玉珊瑚璉薰盞之器

山川名畫之祥又聽講誦經史傳集而使秀氣入胎欲其生而知之是乃仁術也投胎奪舍之説吾儒所無胎教之法自不可少

寶積經云是諸衆生託胎在母腹中三十七箇七日有二十九種業風所吹次第成就第一七日狀如酪漿第二七日狀如凝酪第三七日狀如藥杵第四七日狀如鞵楥第五七日分頭臂脞第六七日肘膝相見第七七日手足掌現第八七日二十指現第九七日九孔方現第十七日聲音俱足第十一七日九孔開通第十二七日生腸節孔第十三七日生飢渴想第

十四七日生九萬觔第十五七日生八萬脉第十六七日通出入息第十七七日食道漸寬第十八第十九七日六根具足第二十七日徧生骨節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七日生血肉皮第二十四二十五七日長血肉皮第二十六七日生髮毛爪第二十七七日分善惡相第二十八七日妄生八想第二十九三十七日黑白隨業第三十一至三十六七日身相具足第三十七七日念欲出生第三十八七日滿十箇月向母產門倒卓而生

法苑珠林云復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

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觸者何謂相觸受胎如人月水去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何謂取衣受胎如優陁夷共婦出家愛欲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汙衣尼取舐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何謂下精受胎如鹿母觸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何謂手摩受胎如睒菩薩父母俱盲出家爲道不合陰陽手摩臍下即便懷胎何謂見色受胎有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盛唯視男子如宮女亦復如是即便懷胎何謂聞聲受胎如白鷺鳥悉雌無雄春陽時節雷鳴初發一心聞聲即便懷胎

何謂鶪香受胎如秦毋牛但鶪犢氣卽便懷胎此七

事考之傳記歷有可信故錄而存之

凡四十章

推篷寤語卷之四

長洲吳曜書

馬恩等同刻

推篷寤語卷之五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本術篇

元薦氏曰道與術不相離也忘象而遡眞術也幾於道矣迷理而執數道也幾於術矣淺劣泛覽九流濫壓六藝迄不能究其所極默而識之歲月滋久迺稍稍融貫其旨要皆本於聖人之創制固道之支流遺裔也可無務乎迺約諸家之要歸綜其所由立者羅網天下遺書逸文研味其本始昭晰

夫本末精粗之辨俾燦然者條歸於至道僭陳玆

篇名曰本術

本堪輿之術

愼卜兆域非惟利及生人實欲安妥亡靈故其要在陰陽不偏若偏於陽則亡者化而爲飛偏於陰則亡者化而爲走況葬不得地又有樹穿白蟻之患生焉仁人孝子所不忍聞也今須擇稍稍風氣完固陰陽不太偏勝及無城郭道路諸患者爲之庶慰人子之心若倚祖父墳墓以求子孫之福利又非矣

死者生之機靜者動之根人惟死也其中有生氣存焉

以此乘地中生炁則亡靈安妥子孫受福理固有之此葬書所爲作也但地中之炁難於聚會非水則無以界有風則易以散故謂之風水非得道眼指示則雖穴在道旁亦不易識其妙在羅城周密四圍擁護奇秀森列巒頭雄偉苟能悟此思過半矣雖然遇者人也所以遇者天也君子尚修德以伺之

天地間大地生亦不數非術士心通造化妙合玄微亦不易識第一要知地何郡何邑鍾聚元氣當生異人第二要知時何元何日與地氣合此地當興第三要知人何家厚積祖德絪緼善慶將及知此三者又

能望地方之氣任推遷之運識地所在或近城市或居山谷識穴所在或鏵左或饒右不差毫髮然後剋應可企若其家不應得地而強圖或力小而圖大焉術人受殃生人辭福噫此嘗試之言也余安敢以竊言而惑世哉

堪輿家書有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飢山清人美山濁人媸山完人喜山破人悲山歸人聚山走人離山伸人壽山縮人低山明人達山暗人迷山向人順山背人欺又云以端方而知其忠以傾側而知其佞柔亂以知淫卑劣以知賊粗猛以知惡瘦薄以知貧粹美知

慈威武知斷分窮源大江而知出身之遠近觀外城內局而知器量之弘隘人之居止日挹山川之氣而受其秀人之墳墓子孫世代心之所嚮往其以類應理有不可誣者

地理深淺之說古語云北方土厚氣沉宜深南方土薄氣浮宜淺宜深者即司馬陀頭所謂乳脉粗大陽藏於深必須深取壙以通之宜淺者即朱子所謂與化漳泉間棺只浮於土上深者僅以一半入地上面封土甚高後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以此觀之葬之深淺係於土之厚薄又不專拘拘凹突

之間也孝子順孫於此詳之酌地所宜而弗可惑於禍福之說

古書云前有洿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此何義蓋葬家最忌偏陰偏陽南有洿池則火不上炎北有丘陵則水不下沉此抑火而滋水也東有流水則移西金於東西有長道則移東木於西此益金而剋木也水火不偏金木得位故謂之正穴俗師不解其義凡見前有池湖即指爲明堂而不知太闊則水溢後有丘阜指爲來龍而不知太峻則火炎此眞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葬書云龍過千江不過一堂余嘗舉似術者云明堂雖闊不過一江耳何爲過千江而不過一堂也術者無以應余語之曰氣脉未止則雖千江可過若山川之氣至此凝止諸水於此會衆山於此合前有明堂後有玄武左右環抱此正結穴所在也一些氣脉漏洩不去故穴中融暖温和胎息孕育名爲大地術者大服但大地所在自有鬼神司厥予奪非知力所能窺竊也

公位之說不過憸小之徒假此以歆動邪心而要私賄耳術莫神於楊氏矣其斷明堂之訣曰明堂要似蓮

葉水盪歸左位長公起盪歸右處小公與若在中心諸位貴卜氏亦以東宮竄過西宮右臂尖射左臂卜長小房之利害但其法不過以東爲長子西爲少子東西之中則爲中子以分其大槩而已若細分富貴於毫髮之間則拘泥而失其初矣竟亦不驗

語曰天下萬事俱順惟金丹地理爲逆然哉金丹之道曰還曰返地理之說曰聚曰止老氏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不返不還則散不聚不止則離氣之衰也物之順也生之所以死也能返能還則凝既聚既止則合氣之盛也物之逆也死

之所以生也故以之養生則精氣神混合為一形神俱妙可以長生以之葬亡則峯巒丘阜四面環拱秉其生氣鬼福及人其術雖流於方伎然其始之作者大都能窺見天地玄妙故能以術收攝盜竊元神歸於一所有立竿見影之驗今之術者非古昔比也而假託古人以言禍福損益何與

玄機云一取勢二取形三折明堂四登龍虎五對朝山以為最簡明而且切要知者以為雜而未純正為未了秉生氣一句耳蓋生氣者風水家之極論也后為元氣前為堂氣左右有界水者為明氣無則為暗氣

前親后倚四遮周密而穴中完固者爲盈氣前官後鬼龍虎二曜能使外豐滿而内員淨者爲餘氣主峯重厚端聳無破漏者爲積氣水之來而無原者爲閉氣其生而無流者爲閉氣又山之發腦處爲生氣窮極處爲絶氣枝蔓處爲散氣欹斜處爲敗氣孤弱處爲絶氣故瓊林經曰得水則氣止無風則氣聚此葬法第一也知此生氣而又知聚之之法則吉氣在中矣

鄭彦淵論生氣曰生氣者卽一元運化之氣也在地則發生萬物無處無之無時不然也然非求氣於土中

也無者氣之本體蔡氏所謂氣無形者是也故秦人嘗謂東南有天子氣楚人亦謂望其氣成五采唐人亦謂奉天有天子氣本朝劉誠意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同遊者皆以爲慶雲伯謳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此皆求氣於無形之妙凡此必須道眼非尋常目力所及今人即須求之形勢達僧所謂形吉者氣亦吉形凶者氣亦凶形舒者氣亦舒形暴者氣亦暴形一者氣亦一形亂者氣亦亂嗚呼得之矣

觀瀾翁曰富貴之地天地所祕惜神物所護持苟非其

人見如不見劉氏曰人之貴賤本乎天命家之盛衰係乎氣數地有此穴則世有此人苟非其人則此穴將昧而不顯得而復失昔李唐龍圖蒞政酷虐楊公得數代宰執之地欲以與之夢二使叱之而止孫鍾孤孝種瓜爲業三仙人乞食畀示之葬地後四世爲吳帝觀此豈非陰德必報之驗蔡牧堂曰求地者必以積德爲本

朱子曰冀州風水山脈從雲中來自脊以西之水流於龍門西河以東之水流於海前面黃河環遶華山爲虎泰山爲龍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

南諸山及五嶺爲第三四重案又曰嚴州富陽縣汪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又曰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相向右擁䓁直至泰山湊海二自蜀出湖南廬山諸嶺三自五嶺至閩越北則黑水之類纏繞至於南海又曰河東地形極好左右多山黃河遶之嵩山列其前又曰前代都關中者山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黃河旋遶也又東南必都建康者諸方水道所輳武昌亦好形勢上通關陜中向許洛下通山東觀此數語每論一處風水便

及許多去處合成許大器局時師觀地亦必識得一郡一邑一村落山水自何處起至何處止然後可以原其起而乘其止也

地理之書謂可改天命而不知其卒爲天命所囿嘗觀圖地之家其眛者無論矣有得吉壤而不果葬者則怵於公位不及葬者則惑於年月不善葬者則誤於庸師不能葬者則阨於爭訟又有已葬而旋廢者則蠱於異說而以禍福修短之時有者動之往往留畀福人此非天命哉故其書卒歸於陰德君子寧汲汲以修德無寧汲汲以求地德既積地自至地既至福

斯應焉

葬有夙緣不可强致昔衛靈公没卜葬於故墓不吉卜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濮有古壙其中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果爲滕公灌嬰所葬宋朱韋齋詩有杯酒閒談寂歷中之句及晦菴改葬韋齋乃在寂歷地名由此觀之葬有定數但人子送終不可不自盡其心耳

浮屠泓與張悅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三坎各深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

將不終後竟如其言此既穿坎而召禍乎抑將有子孫之禍而後穿坎也吾儀圖之張悅之宜無後已定于天矣穿隔適以符之耳果如僧言則張悅力能別卜一宅再擇宅氣王相者以爲居子孫之天命其可改乎萬無此理

賴布衣之徽州悞覆程丞相舊墓鄉人不信夜夢神人告曰汝衣祿在杭金嚴間此地不宜久住乃速行宿逆旅逆旅人識之令相地鑿一丈二尺深得穴傍有神祠爲之夜哭至今累世富貴不絕遂之杭金嚴間甚著聲今浙西富貴家祖墳大抵皆賴卜也由此而

觀則知術士衣食尚有定分況人生首丘豈無定所或求而不遇或遇而復失皆有天命存焉爲子孫者愼毋久暴露以來陰譴哉

古者天子得爲隧道傍穿隊道而攏棺于其中其他皆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墓是塋域墳是封土隆起者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棺只浮在地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稍深者無不有水地土淺薄也北方地土深厚則深藏不妨孔防墓之封其崇四尺立小石碑於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孔子篆季札墓前石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其墓誌則兩石字面相向埋之壙前慮異時陵谷變遷此石先見庶有人爲掩護耳

死者精神離去軀體自與生人別是一境界不自知死視昔形骸如芻狗耳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但非所以慰仁人孝子之心耳吾將譬之人方睡夢重裀疊褥不知也錦蓋繡帷不知也及其醒也彼方知之方其夢也彼不知也世顧殉死喪生芻靈明器几筵車馬盛陳廣設誇耀閭里亦何益矣但倣古人稱家有無棺槨周身親膚遠土死者無虧生者不恨

豈不快哉

空谷傳聲氣之所鼓也嘗觀天台山瀑布泉若人作語則泉四散飛濺其面濕衣浣之不脫推原其故則由四面俱山石山中氣充滿氣動則泉飛耳世之堪輿家欲地氣聚者爲此也若四圍山水飛走氣則何有此當神悟心解故曰水底必須道眼徒以形似求者非造閫域者也

人云鍼能指南非也鍼乃頑鐵死物豈能辨方域能辨南北者磁石之氣耳術士藏鍼不離乎石正欲鍼傳磁氣耳試以未養之鍼而浮水則南北淆不惟不辨

南北鍼亦不浮矣予謂磁石乃陽物故氣亦從陽陽氣在南故鍼夆亦從南鍼首向北者得氣獨重戀乎陰也姑誌此以俟明者焉

堪輿家之說有其物甚小而所關甚大者如江水衝從浦子口城相傳歸咎於部使者之拆畫牆天津衛近少魚鮮相傳歸咎於水滸之石獅子雖未委真的然相傳有自或未可知以此觀之則丘墓之鎮石居室之壓獸未可輕廢也昔桑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乃以鐵數十斤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者死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蒲津

橋每冬冰未合春冰初解流澌崢嶸綆斷航破而人不得濟開元間乃授有司俾以鐵代竹結爲連鏁鎔鐵爲伏牛偶立於兩岸以縶繩且厭水物由是奔流不突而橋因可濟以是爲證厭勝之術豈可謂盡無哉君子慎慮而從之可焉

凡二十二章

本醫藥之術

形不足者補之以味精不足者補之以氣二語乃醫門要旨所謂補之以味如甘溫補脾鹹寒補腎之類人皆知之若補之以氣人多不解藥物有味有氣如氣

清則入首氣濁則入足氣陽則上升氣陰則下降氣香則竄入腠理氣重則滲入血脉之類是已雖然醫者天下之神術也必與藥品輕重深淺穠淡厚薄冥會默契然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若卽按方處治未有不誤者也

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熱之攻寒寒之攻熱此正治也因寒攻寒因熱攻熱此因治也子虛者補其母母虛者益其子培東耗西增水抑火或治摽以救急或治本以湔緩譬如兵法聲東擊西奔左備右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衝其虛避其實擊其惰遠其銳兵無

常勢醫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能
因病變化而取效者謂之神醫

醫者意也其術不盡於藥石故古人有泥丸蓑草可以濟人之語蘇耽橘井食葉飲泉卽愈豈專藥石也此在醫者有恒能眞心濟世不逐逐聲利之間則雖祝由可以已病以我正氣却彼邪氣德行所積隨施隨驗固非常理可測若只專專討刀錐之利已心不正安能却邪雖已試之方珍異之藥或未必驗此蓋有神明助乎其間非可擯之爲妄語也

士大夫小小疾患不可輕用艾火鍼熨此一法雖古人

有之但士夫有疾不能靜養多接見賓客酬應世務心火不寧嗜欲多熾不能已病反致增疾止須倍加頤養不以外物縈心止聲色以清耳目戒淫佚以養性情苟非深痼之病未有不已者也

病有五一曰稟受之病與生俱生者是也二曰果報之病伯牛之癩袁盎之瘡是也三曰六淫之病風寒暑濕燥火外邪所侵者是也四曰七情之病喜怒哀樂憂恐思者是也五曰金瘡攧撲外傷者是也外傷等證顯而易曉七情者責當在誰六淫則亦以此而召之耳果報之病前生今世所作亦莫非我若覺之早

釋冤解結庶幾全生其與生俱生之病抑亦父母之源流其可盡除務在以時消息之而已

後漢郭玉謂療貴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醫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余以為此四病貴人果有之然貴人之遇醫亦有四難遠地相召素不曾試一難也稍涉毒味不敢輕用二難也尊高臨之醫不能盡意三難也專任僕妾烹煮失宜四難也以此言之貴人不可輕於致病尤須慎於服藥如夫子所謂某未達不敢嘗焉然後可

醫家乘人之危古經比之殺人古經云不恤緩急妄索事分殺人也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惰睡眠輕視人命殺人也辨察不明用藥差悞殺人也見不卽治俄至增劇殺人也有此五失挾術殺人甚於挺刃昔陳景仁妻張氏有微疾醫悞投血隔之藥遂至不起既死魂神蕩越一日因景仁出郊遂合為一恍惚如狂獨歌獨笑以終其身觀此臨人病患可不慎夫

火食之人未有一生無病者少壯之人病猶未覺年高之人病乘其所甚而現精神不能支而衰病及之矣

此其積非一日之故也每見年華旣邁不任其病患之苦必欲決去以爲快不知病根有生一病之所現卽一臟之受損乃汲汲焉求以醫藥草木之末療治之不知臟腑已不如昔病患自不全祛況寒凉溫熱之味解表下裏之藥亂攻妄投眞精愈耗何如養氣存神寶精病以漸除反有過於服餌之效知命之士味之

古今名醫惟東垣爲聖其處方治病藥品極多譬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他如張子和之汗吐下三法多宜於北近日朱丹溪補陰諸方多宜於南自有醫以來

名士不數數也近醫書充棟多被庸工剽掠前書妄著論辨類集諸方玉石並載一遇病患盲不能辨宜用何藥何方人命至重非以供庸工之嘗試也嗟乎三代以還豈獨聖學不能復明即如小道亦未有可觀者焉

人生病患乃得於父母禀受之初者其終當有何疾亦是定數家有一僕其母五旬餘患膈咽而終其僕五旬餘亦患膈咽而終如其母之疾其母受胎後二十年而有是病其子經五十年而後有是病則其母未病之先而其子之病源已受是氣於結胎之時矣豈

非一定之數乎今人得末疾而汲汲求療於草木之
粗祈禱之末其亦不知受病之源者矣
草木滋味原與人身精神本非同類止是藉其寒溫甘
苦性氣救偏補獘耳然又視其人物質稟乃可奏功
假如牛馬有病氣質頑鈍止取藥滓雜煮啖之其病
可療村夫野氓生平不曾服藥氣質粗蠢苟遇病患
止須庸醫捎稍品劑其病亦已至城市中之人病已
難痊及貴室宦家氣稟既已清淑藥品卒不易應雖
用上醫處劑稱量分銖猶不易冀其全效也若稍遇
沉痾臥榻之病則岌岌乎殆矣

人之脉氣不同不可一類而推長人脉長短人脉短瘦人脉露肥人脉深性褊急者脉弦浮性明快者脉流利凶狠者脉勁實慈祥者脉和緩不攝之人病輕脉重有養之士病重脉輕忠厚之脉往來調暢詭譎之脉乍浮乍沉其餘素稟暴變之不同又有不可盡舉者要在指外盈虛消息之耳

蜀人通眞子註叔和脉經已行於世而其道未行遂歷湖漢江浙亦未有目之者及至淮之邵伯鎮旅於僧舍亦無聞於人又將轉而之他主僧聞之曰子若不設肆誰則知之市有寺屋吾給子具請試爲之既而

醫道大行家產豐足一日主僧將化召其前來密語曰予前生在此鋪街甃井今享此報更宜積德言訖而化

神農氏遍嘗百草盡知草木甘苦寒溫立法攻治百病後世醫家相沿爲衣食計承襲差誤殺人之害多於生人之功余見粗工不識身中升降之理勝理啓閉之度妄施鍼藥致失人命殊爲可惜士君子須知病前自防之戒兢兢調適茍罹小患必須顧神養氣靜心固精俟其自復可以萬全若輕用藥餌縱得小效所傷必多藥無補法不可輕信惟有汗吐下三法推

陳致新差爲得理尤須愼而用之

遠在千萬里之外可以數測近在一身之內不可以理推何以故天地之遠中國之外按曆象據圖籍可盡知若一身之中心肝脾肺腎之五臟膀胱小腸膽大腸三焦之五腑位置則可知矣若其中所以運行所以漑注以生吾人者今之醫流雖度量揣摩萬端終不知也昔列子稱工人偃師所造倡者歌舞合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無不畢具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

能視履其腎則足不能步若偃師者非知造化之所
爲乎嗚呼惟如是然後知吾身中之所以運行而惜
乎偃師之不再生也
名醫用硝黄冷水治痘瘄毒氣太過者不可見其用藥
相背而惑之有一種毒痘證頭面遍身渾如朱砂始
出即成一片不分箇數悶亂煩躁大便鮮血日夜無
度又見一種毒痘出至十二三日口鼻閉塞氣無出
路耳眼亦然漸次口鼻清血黏水迸然而出此二者
固爲死症如敢以硝黄下之則或可回生倘一疑慮
則禍不旋踵矣余有慧女出痘患如前症頓至不救

至今惜之因見此論殊有理筆記之以惠來者

萬病解毒丹藥品具載方書余嘗見　藩府所製藥味眞正搆藏篋笥中每遇奇疾莫不應手而瘥嘗謂仕宦遇美藥如樝腰子三七血竭阿膠花蘂石蚺膽諸品必謹藏之伺一用著處轉死回生一壺千金也閑門著方書雖非大臣盛業然知醫豈非人子之有事哉

養生主論云予嘗從士夫遊洛間每聞諸公稱一人善治背瘡者嘆其不遇其說神異忽日有一人同一方士來投予之別墅托宿數日云善治背瘡詢之卽其

人也問其方唯唯然自言其師遇仙得傳此草雖六
月間以手揉之亦如冰雪一日至墅外忽自咄咄而
報曰門前幸有此仙草遂鄭重付祝於余余嘆而諾
之曰此即射干也方士曰其昔貨藥淮西適值官司
拏醫出征遂竄入八百里山塲内遇一老姥年一二
百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醫姥也傳以此
草并壽星散專治惡瘡救人無數并著其方地扁竹
散射干爲末射干即俗名地扁竹也原花園中之物
葉如良薑根如竹欒其色初開如金之狀右一味每
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在下

即微瀉予用濟人其功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壽星散
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不痛糝之即知痛
大南星一味爲末右一味如背瘡大痛者遍糝於上
即得安卧不知痛者糝之至於知痛即可治也
瘍醫公孫知叔賦性慈慧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
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膽爲五毒之劑其說蓋
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
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
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堥熟之以火候藥
成傅瘍無不神效一人鬚有疽生一夕決潰勢甚危

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瘥此方今醫書未知載否世亦罕用予謹識之以俟深知醫理者取焉

醫方之用有驗於一方而不驗於他方有效於一用而不效於再用有應於一人而不應於他人有行於一年而不行於他年爲南北異氣深淺異病貴賤異位司天異宜也吾醫者明於天地之機陰陽之變尊卑之位臟腑之因其庶乎其得之矣雖然醫一也用於彼則驗用於我則不驗用於前則驗用於後則不驗何故由人之德行由人之福量救人之眞誠與不眞誠耳

凡二十章

本卜筮之術

枯草朽骨瓦礫金石無情之物豈足與計事所以能前知者以我之神合天地之神以我之炁合天地之氣耳然卜筮之傳言神祠之籤筶蓍龜籤筶不知也卜筮之人不知也吾人亦不知也天地鬼神以神告吾人以神遇未驗而晦既驗而明彼此無容心焉爾矣若以私知揣摩億度其相去豈直千百而已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至虛也

聖人之作易也廣大悉備用無遺理然天下之數實有

非易所能盡者世人卜筮率取諸易殊不知自易之外苟承之以無心秉之以眞誠則無不可前知也天地之數無心則無私無私則公公則明明則先知眞誠則不僞不僞則誠誠則感感則無不通雖觸物覩梅無不占驗何必易哉康節先生雖是易數然由胷次灑落靜裏乾坤閒中今古故能與天地日月合德合明能窺見天地分數嗚呼人能知相從林下二十年胷中豁然無一物者爲何學然後能明天地之數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

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無他只是精誠之極而已茍能精誠則一心聽天胸中全是天理其心至虛至明無窒無礙鬼神從而應感矣非鬼神應之也吾心之天召之也心天朗然鬼神其依卜筮協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嚴君平卜筮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勢導之以善此以理諭人者也然不知數即寓于理之中雖天地不能逆理而爲數也人子能孝人臣能忠人弟能順雖不卜禍應之矣子不能孝臣不能忠弟不能順雖卜禍應之矣昔

有一術士謁黃直卿云我亦有一箇大算數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惠迪吉從逆凶此理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卜數君子苟知嚴君平之卜又聞王直卿之言其見自別

靈源禪師館一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凡爲達官貴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覩而數討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見貴人則畏怖而務爲諛辭故不驗要之惟公則明明則通惟私則暗暗則惑怖貴務諛私孰甚焉而安望

其驗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至公也

龜占之法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上員象天下有二十八匡法二十八宿骨有六間法六府匡有八間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者矣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經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三代

而下龜法不傳世人不考古始隨俗占驗如所謂辨五色依四時之占今不復存矣

凡陰陽雜占吉凶悔吝其類有九決萬民之猶豫一曰嫁娶二曰生產三曰曆注四曰屋宅五曰祿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發病九曰殯葬秦漢奉常屬官有太卜令丞武帝置太博士後漢靈臺待詔有龜卜三人易筮三人隋有男巫十六人女巫八人歷代因之惟　國朝設官更不置卜官巫亦不設凡軍國重事猶豫者惟集大臣從長議處重人謀而不恃鬼謀眞千古特見哉

凡七章

本星相之術

世有以生年月日占人禍福利害貴富貧賤多有驗者其術數百年來不廢人知其驗不知其所以驗緣貴富正直之人鍾天地精英之氣而來其降生必值時月之無衝克與星宿之生旺者若貧賤兇邪之人出世其氣類所召必值年月之衝摶與星宿之衰敗其理有固然者術士假此窺測一二以千衣食若必欲泥此求其日陞轉何官某日得何喜慶此又不智之甚矣

支干之相因有盡世人之生育無窮執此以論殆有遺
於所推之外者且人之出處不同或先富後貧或先
貧後富或先榮今辱或先辱今榮如此等類萬有不
齊須當審其人如農工商賈之異業因其地如南弱
北强之異氣任其運如治亂否泰之異時如世方尚
武則支干之剛勁者得地如世方尚文則支干之俊
逸者得用如世不諱鯁直則時日之正直者得進如
世不行賄賂則命運之廉潔者得通此皆變通以濟
術之所不及否則未見其能驗也
今之星相者率揣摩人情曲中所欲遇年少之子多浮

許其科目年高之士每溢加其壽考因人情之不足多言前蹇而後興因世路之速化多言暮遷而朝轉或言時下之災迍則少有啾唧者必咤其能或言日後之興隆則過有求望者必喜其驗已身骯髒者則許子嗣之將興老境凄惊者則斷六親之無倚大抵曲爲辭說以苟贈遺非有意求其言之中也明理君子諒不爲其所蔽焉

星相之術傳流有自閒多獲中者然不驗者嘗多於所驗世所咤奇中者如天綱柳莊之流計其生平亦不數數也予嘗聞星家之奇應多在五星相家之奇應

多在氣色但五星流轉在天而欲應一人之禍福氣色隱見在面而欲兆外來之災祥恐無此理矣雖中亦不能一一符合也故君子不能無信不能盡信惟信理不惑斯可以語知命君子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語道盡相術骨髓故知心正於內驗形於外心亂於中相變於外甚可畏也然此亦是實理亦不難知假如人心一怒則面見怒容身顯怒形人心一喜則面有喜色身見喜形姦邪僞妄之積豈有不形見於外者乎生於心見於政發於事徵於福極有必然者矣君子修德

俟命積德之至亦能改天命焉

相術之行久矣荀子作非相篇譏之經今又更千五百餘年矣術竟可信乎曰有是術必有是理術載理而行者也若其無理術何能行相術之始其理微妙又有許須陳摶諸人行之故足稱仙術其所窺在人之骨法在人之精神在人之器宇在人之態度合何物像合何形局故言富貴貧賤壽夭如隔牆見錢種種俱驗以其所窺幽遠也若即相人之肥瘦以占貧富輪人之部位以斷吉凶此則棄本而逐末沿流而忘源者耳

袁柳莊　國朝最稱善相嘗得異僧傳授相法識文
皇於潛邸一時金紫造謁者無虛日所言災祥禍福
神驗且皆勉之曰使吉者能力行孝義則福益增凶
者能力行孝義則禍可消每相人未嘗不以是教詔
之官至太常丞噫袁公所傳者術也其亦幾進於道
哉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此一語足爲相術之宗蓋緣心
地邪正徵見於眸子之明眊性度之善惡顯露於眸
子之兇慈而福祿之久近饗用之豐嗇恒必由之若
又能聽其心聲之發其聲洪遠可卜其禀之深厚其

聲嘶殺可卜其受之淺薄昔人聞聲而知必滅若敖氏未朞而知其眞英物所謂人焉廋哉者豈欺我哉人無聖智賢愚莫不各具二儀三光流峙走飛之像故觀其偏正廣狹清濁昏朗可以別貴賤定壽夭至於五色隱約見於皮膚之内而能灼見其災祥禍福吉凶之徵者此非精於鑒別者不能然吉凶禍福之機形之於五色五色之變萌之於其心心存乎吉則紅黃之色著而福集心存乎凶則青黑之色著而禍生焉常人得吉相則躍躍而有喜得凶相必戚戚而懷懼能戚戚而懷懼則必力行善道足以轉禍為福若

恃其吉而肆爲不善則轉福爲禍亦無難者是故無

一定之相而有一定之心

世有異人爲一代建立鴻業開啓泰運其軀幹肢體必與衆異修長俊偉遐福脩壽非人所能企望其奸僞讒佞必有回顧隱伏之態世人稍有知識者亦能辨之不必擅相術於世者也然此必旣登用而後可以揣摩若塵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今世術人多言以冀獲中胳合無舛者千百中一人耳世遂舉一而信百何哉

人人有定命術士無全知天機難泄露泄露多陰愆謝

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illegible]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公笑而不荅後果棄市豈非人人有定命乎庾負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謂必為方伯及魏江陵卒至餓死時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豈非術士無全知乎要知天機不肯洩露但當任運而行不必苦求前知恐以矜誇而損福

相術可盡非乎曰不可相術可盡信乎曰不可舜嘗重瞳而帝天下矣項羽亦重瞳而霸西楚卒刎烏江李

煜太子目有重瞳自以爲必統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於宋以今觀羽爲伯王煜之子爲太子皆有帝王之兆而陛下之刎降宋之辱則其所過屠戮不修武備取之兇自古帝王多矣曷嘗皆重瞳哉臣亦有重瞳者沈約字休文左目重瞳腰有紫痣梁武帝受禪拜爲尚書僕射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覺之伏誅魚俱羅相表雄異目有重瞳隋煬帝忌之被誅

凡十二章

本方伎之術

天下之道術衆矣然人無恒心習學不久遂爾灰志多不造其閫域而止迄亦無驗若能專志持久則雖始好手技終進乎道況所好者道乎君子務其大者遠者技術之流雖不探究無傷但非持恒久之心凡百事多做不堅固楊龜山三十年兩肘不離案讀書然後於道有進異端如達磨亦面壁九年然後成道勤苦尤甚今人鹵莽滅裂而耕豈不鹵莽滅裂而報耶古今伎倆凡到得妙處駭觀易聽人咤若神不過造於極熟而已人品高操得熟即射虱解牛斲輪弄丸舞劍削鏤等事皆入妙境但究竟於自己身中無益耳

若增一分伎倆則妨一分道業此又不可不知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凡伎藝皆然唐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爲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蹀齧長鳴一時號爲畫聖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强其點睛龍竟飛去此何以故蓋畫者一身精神俱萃於畫故其發見筆端亦能生動如眞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謂再生必墮馬胎由是龍眠改畫觀音畫更入妙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幻師於虛空中以幻術力化作種種色相如武帝之見李夫人明皇之觀燈廣陵玄宗之翫景西凉皆幻術

也然皆由於武帝明皇玄宗之蠱惑信向然後其術得行若一念持正則幻師亦無能爲昔唐有胡僧善以呪法生死人傳奕云試使呪臣臣必不死後果不驗則知邪不勝正自古而然

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不自容譬如日輪照於氷山日固自如氷當自釋昔方謙之清靜自居味道爲樂時所居之方多病山瘧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得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卽此一事邪不

臍正可知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楊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噫此旁觀之夫蓋隱者也韓彭惜未有以此意語之者

算學不傳久矣唐有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二分其經以爲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

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近年荊川唐公始講古算一學重刊遺書而算學之灰復燼

魂本與體相依附然亦有時而可易曾見附童一術列四童子更其衣裝為馬趙溫關四將式立堂中術士書符誦呪如法能使四童中一童漸漸搖動久之跳躍如神降狀舞刀劍如素閑者既定叩以事率隨叩而答叩已則退則見童子呵氣數口而醒問童子童

子不知也及問童子初舞時汝何在曰我自在堂東坐耳則知其軆爲鬼所附麗彼不知也所問之事亦不甚中若止令舞劒則一一中節雖老劒士亦咤以爲能其寔童子素不能曉可見邪氣隨在而有但不當倚信耳

唐元宗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召諸巫問神何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鬒貫紫衣上至廟見神䰟䰅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問巫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天子爲山川百神之主伏道迎謁理固有之老巫之見亦神矣嗚呼巫一也何幸而爲阿馬婆

之巫又何不幸而爲河伯娶婦之巫哉

宋太宗作端拱樓閣董羽善畫龍水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絶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圬墁半年工夫一旦無用鄉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豈在明日此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然則雷轟薦福之事自不足怪矣

荆楚尚鬼有一巫頗鬧於鄉其初爲人祀几筵尋常然祈疾健祈歲穰其後几筵甚盛祈穰反是人謂此巫初爲人祀家無甚累又罄誠祈禱胙必散之福應於

外後男女蓄息衣食廣大又不罄誠意胙私於家故神不歆其祀福不應於外由是觀之非獨巫也祈晴禱雨呼風叱雪凡以術名世者大抵不容一毫私巳若庸心私巳術不靈驗矣

巫覡本以傳神然所傳者類非正神迺靈魂所依附耳其言禍福生死貧賤富貴得喪窮通類多不驗葢巫覡歌舞若狂其身中之神遂爲淫厲之氣所著故懸斷世情其知識靈慧原只是巫覡之分量尚不能及人豈能知人之所不及知者乎余每驗之雖目前咫尺之事尚未必應世有信之以追賊犯决疑事觧有

不為其所誤者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古未有選擇之法但孟子有天時不如地利之語則已有孤虛相王之說矣千古以來因襲承用不知其說驗乎不驗乎余謂世人作事動衆諸氣所聚多有神明主持其間一遇時日衝擊剋搏禍福應之其理良有君子每遇作事須隱約簡易不動大衆不眩觀美不為鬼神之所測識則雖不拘時日無傷康節出行多不擇日人告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既言則有知鬼神敵之矣如此則知不為鬼神所覷無害也

符籙之說自古有之一人誦大洞眞經事鈕下所得金像甚謹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之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籙爾未知也今授汝治邪魔既覺枕前得二書一曰大洞籙一曰大洞法因開籙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紱者無數列前俯而請命其人不覺厲聲謂曰吾要汝等治瘟鬼此鄉某家闔門病瘟爲吾驅來俄頃執鬼使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鵶者若驢馬者所執有水火羽翣釜鑿之具其人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有辭曰弟子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

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至者受其殃亦非弟子等敢
私也若蒙眞官寛貸後遇行瘟見眞官符籙所在卽
不敢至矣後閭里病瘟者與之符籙皆活然則符籙
治病理固有之但當行之以誠信耳

凡十四章

推篷寤語卷之五